現代江湖實錄之三 閻孩！由長歌

一九〇：要錢又要人

大鴨六日：「起碼你寫我這種人係朋友，又有歧視我。」

阿占曰：「又點會歧視你呢？搵食有法子，不過我地做得到，一定會救你出苦海。」

方芾曰：「占哥，我同阿六傾過，本來有一件事好想你幫手，但又怕你嫌我囉嗦。」

阿占曰：「不會，我又點會嫌你囉嗦呢，有乜事即管開聲。」

方芾曰：「不瞞占哥，我亦係做阿六個行，不過我做歡友，即是一樓鳳喇，我想知道，是否請保鏢個個都要錢又要人。」

阿占曰：「你咁講，即是請過幾個保鏢，然否？」

方芾曰：「然，我知道有一些保鏢只做一兩個禮拜，有一些會做長一些。」

阿占曰：「每日收錢，然否？」

方芾曰：「然，我已經算出得高價，每日界一百八十蚊，你知唔，每個月有五六日我不做生意，當然就唔請保鏢。」

阿占曰：「我明，方芾，你想我做乜事，不妨明言。」

方芾曰：「最近我請個保鏢，叫彼德仔，但同阿六傾過，本來有一件事好想你幫手，但又怕你嫌我囉嗦。」

阿占曰：「你即是不又要，人又要。」

阿占曰：「不會，我想界個人佢。」

方芾曰：「我話要人都得，我收開人客三百，最多收番佢二百，彼德仔不肯，話佢一向人又要錢又要，即是要我免費，話大家做朋友一樣。」

阿占曰：「咁就太過份矣，你想我搞掂彼德仔？」

方芾曰：「我有人照自己登廣告做生意，彼德仔亦佔得到我有人照，所以大聲夾惡。」

阿占曰：「咁你以前請保鏢又點計？」

方芾曰：「我自問薄有姿色，所以個個都要人要錢，不過我亦收番一百八十蚊，你知唔，錢。」

風言蜂語

留為己用

香港花卉種子瞻大阪。大概不會包括字花！

有來有往

港產成衣輸日上半年增八成。日貨輸港可能超此數。

面對現實

警方為探員開辦反黑訓練班。好過認為黑社會被控制。

心開

銀河殺手

一五九：一份厚重情

她抬臉看天上圓月。我低頭看滿海波光。一艘港澳夜航輪船，在海面航行，滿船燈光。文霞默默地想着什麼，片刻過去。「不相信人生如夢的話！自己明明是在生活，遭遇各種各樣的環境與故事，嘗到酸甜苦辣，怎麼是發夢呢？」

「我說我們的初戀是個夢！」我說。

「即使是夢，我也認為是個很美的夢！」她從我懷裡移開身體：「你懷戀嗎？」

「即使現在做夢，我也常常見到你。」我說。

「那就夠了！」她滿意地說：「阿三多傻，她首次問我和隔別八年的舊侶重逢，他當時的逃避，一份厚重情，要償還的。」

忽然想到她之做地下夫人，也是為償還校長先生仲偉一份支持幫扶的「厚重情」！誠然，仲偉與柔國棟不同。一個是挾此陷她于過屈厚除暗的生活；一個却把她從地底帶出來，使她出頭露面，攀上電視與歌壇。

龍裏外

有隱衷，為病，並不是見異思遷，問我對他還有愛意嗎？

「你——」

她打斷我的話：「我說我的愛意未枯！但是，這樣愛苗已不適宜這氣候這土壤了！第一你已另有所愛；第二我欠國棟一份厚重情，要償還的。」

唱藝術高枝，而在她心裡形成一份「厚重情」。

我抽身站起來，定睛望海，心想——自從住進文家，我就像陷身感情蘭絲堆中。我呀！越想從亂絲堆掙扎避開，和她保持距離，就越接近她。今天，原本打算獨個兒回家，和媽媽過個清靜的中秋節，而她却情切地插入來，還在這月圓星稀之夜，于海角岩礁上被此相對，偏又要挑出藏在心裡有關初戀與情愛的絲絲來。

「你欠上司厚重情，就設法償還吧！」我仍站立着。

「想問你，知道我是仲偉的外室後，心有鄙視情緒嗎？」

「對你，我有的是愧疚！」我重複着那說過好幾次的話。

蟲蟲

二六四：用擴音器喊話

他們知道馬魂身上有槍械，不敢貿貿然迫近山洞。

片刻後，警方用擴音器向山洞裡喊話：「山洞裡的人聽着：你已經被警方包圍了。現在警方命令你——立即拋出武器，舉起雙手走出山洞！……」

擴音器中的聲音，重複了兩三遍，但是，馬魂却一動也沒動。

僵持了十幾分鐘後，擴音器又響了：

「山洞裡的不動聲色，只是更緊張地監視着洞口外的情況，同時更用力地抓住辛茹的一隻手，她感覺到他的手心已經沁出了汗來。

時間在一分一秒地過去。

十五分鐘是很短促的，假如馬魂不出去，那麼，十五分鐘之後警方將採取什麼行動呢？無論如何，眼下的局面將會越來越糟！

辛茹忍不住在馬魂耳畔低聲而焦灼地說：「你出去吧！咱們無路可跑的！」

心魔

三六〇：要送絲綢被面

「除了酒之外，我又想到絲綢製品這方面了。」她興致勃勃地說，「送絲綢被面，又漂亮又實用，作為送給李良夫婦的結婚週年紀念品，多有意思啊！」

「她子想得也夠週到了，」老王大聲地稱讚道，「眞夠人情味，同時也很實用，眞是一舉兩得，我完全支持這意見了。」

「但這要用兌換券，或者要到僑滙商品購買，這才高質量，好品種。」丈夫道。

「這個你可放心，」妻子答，「上次李良來時，換了一些錢，僑滙券我還有，是夠買這些絲綢製品的，都包在我身上好了，改天咱們去挑選挑選。」

「這些僑滙券，不少人爭着購買的，」老王插咀道，「據我所知，一塊多錢一張，價錢也實實的，不過是黑市。」

「眼下人們的錢多了，購買力提高，確是不在乎用黑市價去購買的。」她答。

絲連 懷楚

蜀道花花

一九一：〇商：源德於表心謝感

友玄票女☆綠緣☆園

巴黎花花公子

雖奈良乘特急車，每十五分鐘一次，向西北行，呂壽田兩人只花五十分鐘，到了大阪，住入有名之大阪東急大酒店。大堂由東西出入，車道自正門出入，奇大無比。正中出入門則在第二層，左右皆交通橋，使愛菲爾到了「遠東的紐約」。

「你沒到過紐約，這就是紐約，而且公共交通，美國人說東京、大阪等日本大市，都好過紐約。香港有一鉗覺，以為東京便是日本，除廣東人以外，中國其他廿多省，千八百多縣，便是上海。上海在香港說廣東話之港人中，不知何以代表了大中國，實在不可思議。」兩人趁入臨時的大閘男，有如東京的大谷、大倉，和帝國新館。

浴後已傍晚，便出到樓下大餐廳用晚餐，點菜西餐，同巴黎一樣的第一流酒店相同，而「新」過之。侍者男女皆有，全是白衣西禮，服務週到，璃雀無聲。

「太現代化了，香港太擠逼，東京比這裡散漫，大阪實好。」愛菲爾在出來時，挽了壽田，從大堂右側門出至大馬路，即下入附近地下鐵口，直駛有名的繁盛中心的「心齋橋」。出來見大馬路寬而清靜，不似東京有樂町西西銀座之亂熙照。有名的大公司，同於東京，却另有新建的百貨大中心，氣圍外所不知，門庭廣大，電光清雅，乃是「京阪屋」。

進內皆是自動梯，以前那種立於梯口鞠躬的服務美女，已取消了。「我同你去看看男人領帶部。」壽田心中一動，兩人上到三樓之「領帶角」。

只見櫃枱內外，有三四個藍制服的西裝美髮高個子的女店員，個個青春靚美，笑臉大方而艷麗清朗，向他們歡迎。掛着的領帶不下數十款，玻璃櫃內更是分類擺滿了。

愛菲爾為壽田選領帶，只須一指，女店員即取出，以手作男人之頸，另一手則作結領帶姿勢，只一晃就結好了，高高聳起給客人，隨又一條條換着，比試比試，始終熱心，笑着，并簡單說明花色、質地。

壽田用法語告知女友：「一條不買，也一樣地表情，並抱歉沒有使貴客滿意。」

「但必須買兩條，我們已看地表演還擇了二十多條了！」愛菲爾立刻選了兩條，是眞絲的，細機所織成。

那個美人欣然「海海」聲，每條裝好一盒，包好花紙，然後收錢，去職台取得電子收據，付了錢，雙手奉上，鞠躬道謝：「多麼！多麼，阿里加多，果查伊瑪斯！」

蜀道怪談

六：怪事

丁亞占點頭道：「我也是一個人居住，留在你這裡陪你，沒關係的，不過你要相信我才好！」

王咪咪笑道：「你是個正派的男人，我看得出的。」

丁亞占道：「那麼，我便睡在客廳好了，你返回房內休息吧！但記着要做一件事。」

王咪咪問道：「什麼事？」

丁亞占道：「把房門關好，而且上了鎖，我畢竟是個陌生人！」

王咪咪吃吃笑，說道：「我不但上鎖，而且還要搬一個衣櫃頂住房門呢！」

王咪咪笑笑說：「謝謝，咪咪，我叫你的名字不介意吧？你好好的睡，不會有什麼事發生的。」

王咪咪笑笑道：「晚安，明天見！」

她進入臥房，掩上房門。

丁亞占躺在沙發上，他却失眠了。他看着旁邊小几上的電話，王咪咪的電話，也是壞了的，他在想着今夜的怪事，為什麼自己家中的壞電話，會傳來王咪咪的聲音？

到了凌晨三時，突然電話鈴響，把閉上眼睛的丁亞占嚇得跳起來了！

丁亞占向她道晚安。

王咪咪走進她的臥房，一會又捧了一張毛毡，匆匆出來，手上她把毛毡給丁亞占，說道：「天氣轉涼了！」

丁亞占道：「晚安！」

城市之光

桐油埕（六）

當年，杜文海還年青，以為體力足以應付，在港海高高興興落船，船啓碇了，漫漫駛出維多利亞港，還感到十分有趣。

當船出公海，航行於太平洋時，船的顛簸，使他嘔吐起來。連續的嘔吐，搞苦到了極點，脚步浮浮，立足不穩，又不能不食，要嘔黃胆水，食了嘔得更加厲害，如此這般，又如何能工作。

朝上有人好做官，鼓勵他，說任何一個新海員，初時出海，都是如此，習慣了就沒有事的了。

休息到第五天，習慣了，吃了東西也不嘔吐了，自己不做也不好意思起來，才要求工作，雖然事前一無所知，但船在大海中航行，邊學邊做。

在這一段期間，由一個普通機房海員升為沒有牌的三伙，然後，經過了學習，攷試，領得了正式的三伙牌照而當上三伙，薪金也步步高升。

今天，堂師夫問起了他，可以做得什麼時，他自然啞口無言了。

吳世坤道：「你沒有學歷，不能做文員一類工作；除了船上機器，你又不是其他機器的技術工人，你做得什麼？」

杜文海道：「我可以學呀。」

「當然可以，做到老學到老呀！」

杜文海初落船時，如果不是朝上有人好做官，就要多吃一全鍋了。

「我在元和十三年為宰相時，曾有一次做夢，夢見來到一處山頭，觸目所見，滿山盡是羊羣。有一個牧人就上前來對我說道：『這羊羣就是相公你藥物？弟子最近常覺得脚力愈來愈不行，這藥是否可以療治？』

「這些並不是藥，而是人的骨灰啊！」老和尚嘆了口氣道：

「這些人都是太尉你掌權當朝時，因為私怨，而把他們貶黜到這裡來的。他們遠離親人，流放荒裔，最後還落了個客死異鄉。老衲見了於心不忍，所以收集了他們的骸骨，焚化成灰，用胡蘆貯存起來，待日後有子孫來尋先人骸骨時，好交由帶回。」

李德裕聽了這一番話，說不出心頭是什麼滋味，鬱鬱地回到住所，當夜，心痛如絞，待不到天明就去世了。

李德裕既逝，他的兒子李煜自象州武仙尉度使送來一封信，要送四百隻牛，李德裕移柳州尉，也客死在貶所。當時宰相姓劉名鄴，正是劉三復的兒子，他有感於先代受恩，就殺然上疏請復李德裕的遺官職，好歸葬他的遺骸。

李德裕聽了十分歧異，就對和尚說出一個秘密：「我在沟中常成了陌路。

人情涼薄至此，不由得李德裕憤慨不已，他在被貶途中發了不少牢騷，如「十五餘年車馬客，無人相送到崖州」的詩；又如「天下窮人，物情所棄」的話。而事實上也確是如此，連平日頗受他知遇的甘露僧亭允躬和尚，都是迫於他至嗣所的。

李德裕到崖州後，心境黯淡，崖州珠崖郡有個亭子，李德裕命它為「望闕亭」，每次登上到他被貶南方，却是怨望若咽。他還會題了一首詩：

「獨上江亭望帝京，鳥飛猶是半年程；碧山也恐人歸去，百匝千遭繞郡城。」

郡中還有一古寺，寺中有一座老鼠院，李德裕某次無意中步遊到此，見鼠院四壁上畫了一幾個葫蘆，就指着那些葫蘆問寺中一個老和尚客死異鄉。老衲見了於道：「葫蘆裡裝的可是人間仙丹，如果不是朝上有人好做官，就要多吃一全鍋了。」

李德裕聽了這一番話，說不出心頭是什麼滋味，鬱鬱地回到住所，當夜，心痛如絞，待不到天明就去世了。

李煜既逝，他的兒子李煜自象州武仙尉度使送來一封信，要送四百隻牛。李德裕的詩，